

挪威的
Moose



1985 年的八月，我飛赴挪威特倫漢開會。這是我第一次飛去北歐。記得飛機轉來轉去共花了二十幾個小時的時間才抵達挪威的首都奧斯陸，再轉搭小飛機飛抵特倫漢（挪威的第三大城市）。那次的會議主要由挪威工業技術學院（Norweg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rondheim, Norway）和 IEEE 學會共同主辦。

這個會議總共收到 182 篇投稿，最後只錄取了 52 篇，每篇論文規定發表的時間為 50 分鐘，並有 10 分鐘的時間提問與討論。會議的安排也是妥妥的，非常禮遇我們這批能有幸論文被接受的專家學者們。首先我們下榻的酒店是特倫漢非常出名的皇家花園酒店（Royal Garden Hotel, Trondheim）。由於挪威位於北半球，八月份的白天仍然很長，晚上十一點左右外面仍然亮如白晝。北歐人的生活步調節奏緩慢，因此生活非常浪漫。縱使到了半夜，外面還是有許多客人在露天的花園裡暢飲啤酒，聊天。同時花園裡不時傳來吉他的樂聲，還有歌手駐唱。拉開窗簾往外望去，天色仍未昏暗。他們的作息跟我們東方人真的很不一樣。

會議的第一天晚餐，我們是搭船到一個離島吃蝦。那個小島只有一家餐廳，在食物的吧

台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蝦，完全免費吃到飽。據說那些蝦是挪威的遠洋漁船出海捕撈上船，然後馬上燙熟，接著往船艙的冰庫急凍，雖然完全沒有放任何的調味料，但吃起來鹹度剛好，肉質非常鮮美可口。各位可能會問我還有呢？除了吃蝦免費以外，其他的飲料，如啤酒、洋酒、礦泉水、現打果汁都要當場購買，而且價值不菲，非常有趣。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天的豪華晚宴。宴會地點是在一家五星級的豪華西式餐廳，用餐的會場富麗堂皇，大型的北歐吊燈，賦予會場宮廷式的氣質與氛圍，在圓形會場的中間有一個很寬敞的舞池。大會主席致詞時特別提到我們今晚大家可以吃到挪威最有名的 Moose，用餐以後，也歡迎各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自由地邀請舞伴到中間的舞池跳舞。由於我從來不知 Moose 為何物，只記得從小母親跟我提到曾有相士提及我的官星朗照，不能吃牛。在台灣，早期是農業時代，牛是農夫最好的朋友，許多老一輩的人都是感念牛一生辛苦的幫人耕種，養活百姓，所以都囑咐晚輩不可食其肉。這時又想起了祖父非常重視男孫，出生不久都會請一位非常厲害的命理師給我們做一本「流年」。而我那本的命格總論上面明載：「此命非屬尋常，蛟龍不是池中物，一遇青雲上九霄，喜見官星朗現，天月扶元。∴由此綜

合而論，智識定必超群，∴天姿活潑，變豹非常，入學堂，詩書有味，∴後日學就名成，聲通中外，為國家之重望，名利雙輝之造也∴」。因而從小我就嚴格恪遵母命，對牛肉避之唯恐不及，深怕破戒，有損官運。因此，我想 Moose 應該就是某一種牛吧！於是把侍者找來詢問，我問他：What is a moose？他說：Moose is an animal with two horns, her voice is like um～我一聽心想，因為歐洲人喜歡吃牛排，這應該是牛沒錯。所以我請他幫我換了另外一種肉——Chicken。看著同桌的朋友們每個人端上來的既大又厚微微發著深咖啡色亮光的 Moose，香氣撲鼻，他們開始大快朵頤起來。而我只能乾咽口水枯等。等到大家都快吃完了，我的 Chicken 終於也來了，好大的一個鑲金邊的精緻盤子，中間放了一小塊雞肉，旁邊有一點點蒸熟的胡蘿蔔和馬鈴薯做為點綴。心想這下虧大了，主要是這塊小雞肉根本吃不飽。回到台灣，第一個最想知道的是 Moose 究竟為何物？經查字典，原來牠是駝鹿。啊！早知道是鹿，那我也可以吃呀！如果當時有現代智慧型手機的話，那只要上網一查，就不難知道牠不是牛。吃完晚宴之後，那些來自歐美國家的學者，有的自己帶伴，也有的當場邀請原不認識的異性學者，在舞池中配合著美妙的音樂，開始婆婆娑起舞，曼妙的舞姿，在音律的節奏中，彷彿回到了童話世界。又要開始抱怨了，我們這些被升學壓力、考試壓力、升等壓力以及各種競爭壓力壓的喘不過氣來的東方學者們，當西方人樂活的在過每一天的時候，我們一直都

在內卷，以至於大部分的我們除了讀書以外，什麼都不會。

返程仍由奧斯陸搭機返台，大會安排了一輛非常舒適豪華的大型巴士帶我們那些須從奧斯陸離境的與會嘉賓們，搭車旅遊至奧斯陸，再去搭機，中間一共花了兩天一夜。沿途的風景婉如人間仙境，我們經過了一片大草原，空氣清新，隱約有淡淡的青草味。遠處的冰山（Fjord），潔淨無瑕。草原中的小路只有我們一輛巴士，前後均無來車，兩旁偶有小溪流，是從冰山融解流下來的冰水，只見成群的鱒魚悠游其中，這時突然來了一群綿羊列隊穿越車道，司機只好停車讓牠們懶洋洋的經過，其中有一隻綿羊突然在路中躺下來休息。司機很有耐心的看著牠，聳聳肩，微笑的說這是牠們的地盤，我們是外來的闖客，只能等牠什麼時候休息夠了高興起身，我們才能繼續前行。車內多數是歐美人士，也都很有耐心的等了約莫半個小時，車子才繼續開動，司機沒有鳴喇叭吵牠，也沒有人提議下車驅趕，反而大家很開心的看著窗外的美景，愉快的聊天交流，真的讓我體會到西方國家的禮貌與文明。



(攝於挪威工業技術學院)